

LLF

基 洛 夫 传

〔苏〕盖·达·纳加耶夫 著
张 根 成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基 洛 夫 传

〔苏〕盖·达·纳加耶夫 著
张 根 成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625印张 288,000字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4,100册

统一书号：11203·053 定价：2.40元

译者的话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1886—1934)从小投身革命，年仅十九岁就积极组织和领导了托姆斯克工人、大学生武装示威游行。三次坐牢。为了躲避警察、密探的追捕，他隐姓埋名，辗转活动于几个大城市，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成为一名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在白匪和外国干涉者联合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动进攻的艰苦岁月里，基洛夫担任阿斯特拉罕边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第十一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之职。他有胆有识，镇压了市内暴乱，击退了白卫军的合围进攻，胜利地保卫了阿斯特拉罕这一战略要地。在担任苏共阿塞拜疆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期间，他以惊人的毅力，非凡的组织才能，宏伟的魄力，使巴库油田死而复苏，创造了填塞比比埃巴港湾开采海底石油的伟大奇迹。在反对派与党中央分庭抗礼，反对党的国家工业化和建设方针的极其复杂的时期，基洛夫勇敢地出任西北局和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他势如破竹，迅速粉碎了反对派集团，卓有成效地组织和领导了列宁格勒省向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伟大进

军，在列宁格勒首先建造了许多对苏联国家工业化具有决定意义的机器和设施，打下了列宁格勒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基础。由于成绩卓著，他后来被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成为苏联早期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

基洛夫原名科斯特里科夫。他在北高加索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利用《捷列克》报，以基洛夫为笔名，写了许多大胆犀利的文章，无情揭露沙皇刽子手血腥镇压工人罢工和游行的暴行。他的文章如匕首，似投枪，击中敌人要害。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鼓动家。他的讲话具有独特的风格，往往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他长期生活在工人群众中，他深知他们的疾苦、愿望和要求，所以总能表达他们的心声，体现他们的意志和利益，赢得他们的同情和拥戴。巴库奇迹的创造、列宁格勒工业化的辉煌成就，都与他的这一才能密切相关。尤其在同“新反对派”的斗争中，他大义凛然，怒斥了季诺维耶夫分裂分子。敌人十分惧怕他，便卑鄙地杀害了他。

本书是作者为纪念基洛夫诞辰九十周年而写。作者依据大量丰富的历史事实，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基洛夫这一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

书中的标题为译者所加，仅供读者参考。

目 录

第 一 章	渴求真理.....	(1)
第 二 章	流放者朋友.....	(10)
第 三 章	撒传单.....	(20)
第 四 章	求学喀山.....	(33)
第 五 章	参加马克思主义小组.....	(41)
第 六 章	入党.....	(47)
第 七 章	初次考验.....	(57)
第 八 章	“洗礼”狱中.....	(68)
第 九 章	闹工潮，秘密印刷所.....	(83)
第 十 章	第二次入狱.....	(98)
第 十 一 章	《捷列克报》记者.....	(112)
第 十 二 章	辩护无罪.....	(129)
第 十 三 章	重返报馆.....	(139)
第 十 四 章	斯莫尔尼的代表.....	(151)
第 十 五 章	天翻地覆高加索.....	(162)
第 十 六 章	万里征程送军需.....	(174)

第十七章	抢救第十一军.....	(184)
第十八章	打捞五百万卢布.....	(197)
第十九章	重要的委任.....	(212)
第二十章	镇压白匪叛乱.....	(226)
第二十一章	保卫阿斯特拉罕.....	(241)
第二十二章	调任巴库.....	(254)
第二十三章	油田的“基拉”.....	(266)
第二十四章	列宁的关怀.....	(279)
第二十五章	运筹帷幄.....	(289)
第二十六章	壮举空前.....	(304)
第二十七章	锐意开拓.....	(317)
第二十八章	基洛夫语言.....	(331)
第二十九章	出任列宁格勒第一书记.....	(347)
第三十章	他们一起战斗.....	(355)
第三十一章	驳倒扼杀列宁格勒的谬论.....	(366)
第三十二章	拜专家为师.....	(378)
第三十三章	在酷寒的北极圈外.....	(390)
第三十四章	制造苏联自己的初轧机.....	(403)
第三十五章	领导，普通工人.....	(422)
第三十六章	在西尼亚温煤场.....	(433)
第三十七章	伟大的公民.....	(448)

第一章 渴求真理

1

一位中等身材、穿黑制服上衣的青年，轻捷地走着，上衣纽扣闪闪发光。青年肩上搭着篮子和包袱，制帽掀在后脑勺上，黑油油汗湿的头发露在外面。

碰见女邻居，他亲切地叫了声：

“你好，西兰季耶夫娜大婶！”

“你好，谢廖莎！一路辛苦！”

“谢谢！”

只见两扇陈旧倾斜的院墙门砰然大开，两个穿印花布长连衣裙、小辫上打着蝴蝶结绸带的姑娘一齐向青年奔来。

“谢廖热尼卡，你好！谢尔古尼卡，路上辛苦！”姑娘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吻他，从他肩上往下卸行李。

“姐姐，妹妹，我自己来，自己来。姐姐，妹妹，亲爱的，你们都好吗！”他快活地嚷嚷着，拥抱她俩，不停地吻着。

三人一起进了院子。这时，迎面踉踉跄跄跑来一位老太太。她身材瘦小，头上包着块头巾。谢尔盖一见，忙把东西往草地上一丢，扑到她跟前，一把抱住了。

“你好，奶奶！你好，亲奶奶！你瞧，我回家来啦。”

“你好啊，好孩子，谢廖热尼卡，”梅兰尼亚·阿夫捷耶夫娜一边用她那握着的小手擦眼泪，一边说，“可把你盼回来啦，好孩子。心想都见不到你啦。如今都九十啦，老啦，没指望啦。”

“不要紧的，奶奶，你的日子长着哩，还能等到我当上机械师的那一天。”

“宝贝，这我哪会知道啊，”梅兰尼亚叹了口气。“咋不早点回来呀？”

“在码头上干活来着。得挣点钱路上做盘缠。”

梅兰尼亚舔了舔干瘪、多皱的嘴唇，厉声吩咐说：

“闺女，还不快进屋！把东西拿进去。赶快把水火壶烧起来。今儿个可是个大喜日子哟！谢廖热尼卡，好孩子，走吧，上台阶时扶着我点。你看看，身子骨不硬朗啦。”

“走吧，奶奶，慢点走，”谢尔盖搀扶住她的一只胳膊说。

进了门，大伙在正屋里坐下。屋子里收拾得停停当当，木地板擦拭得干干净净。

老家的安适立刻使谢尔盖感到心醉。几把粗笨的椅子，一张放在窗前、盖块手工编织的花边台布的小桌子，勾起了他童年的回忆。母亲就是在这里用老式缝纫机做裁缝活的

……为了省油和不让父亲瞧见，谢廖莎天一黑就和姐姐妹妹爬上高板床，黑糊糊在那里悄声细语讲故事。每当喝得醉醺醺的父亲回到家里，他们便戛然而止，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躺着。母亲安顿父亲睡后，自己常常为做针线活熬夜到鸡叫天明，孩子们则往往在机器单调的响声进入梦乡。

现在，谢尔盖一瞥这张桌子，往事便油然浮上心头。一天，寒雾缭绕，喝得酩酊大醉的父亲突然闯进家门，抱起缝纫机就消失在门外不见了。合家大小四处寻找，但始终没有找见。后来有传闻说他跑到西伯利亚去了……

家里没有了缝纫机，景况大不如前。母亲走了东家商行奔西家：一天到晚给人洗衣服，擦地板，累死累活，稍稍着点凉，便卧床不起，以致染上了百日病……

十冬腊月，抬着母亲的棺材去公墓的情景，重又浮现在他的脑际。他，一个七岁的孩子，穿件破破烂烂的短大衣，戴顶父亲戴过的旧帽子，脚上拖沓着不知谁人的大毡靴，拉着十岁姐姐安尼娅的手，跟在棺材后面。莉扎妹妹当时仅仅四岁，一个人被丢在家里。

谢尔盖闭上双目的一刹那，清晰地听见冻土块咚咚打在棺材盖上的响声。他浑身一震，企图把痛苦的回忆驱散。

“你咋不吭声呀，谢廖莎？不高兴啦？”梅兰尼亚问。

“我高兴，奶奶，太高兴了。只不过想起了妈妈从前在这张桌子旁做针线的情景。”

“唉，我的好孩子！想起你娘来啦。多好的人……归阴去了……”

这时，两颊绯红、身姿端丽的安娜端着啾啾喷热气的水火壶进了屋。谢尔盖忙迎上去，接过水火壶，小心地放到桌上。他犹如恍然从沉思中醒悟过来，麻利地解开篮子，打里面取出条披巾给了奶奶，而把带花彩的串珠给了姐姐和妹妹。

“咳，谢廖热尼卡，好孩子，为啥要买这个呀？我眼睛就要进棺材啦。是忍饥挨饿买的吧。”

“没有，没有，奶奶。我在码头上做工来着，还带钱回来了呢。”

饮茶间，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好不热闹。谢尔盖问起了同窗学友。

“你的萨尼卡他在这呐。一天憋得无处去，都来看过多次了。”

“他变得挺有意思的！”莉扎垂下眼皮说，“舞跳得飘洒极了，是个顶好的舞伴。”

“他那是什舞伴呀？”安尼娅漾着宽容的微笑呛了声，“人家还在维亚特卡上实科中学。”

“他高高的个儿，长得俊着呢。并且，头发还是淡褐色的。”妹妹不甘示弱。

“你呀，莉佐尼卡，莫不是看上他啦？”奶奶话中带刺地说。

“看上了又怎么样。人家连句话都不兴说，”莉扎抱屈地犟嘴，她那圆圆黝黑的小脸蛋上，泛起了一阵红晕。

“萨尼卡就跟我的亲兄弟一样，我真想他，”谢尔盖说，

“好久不见了……”

“你的萨尼卡这会就来。耳朵尖着呢，闻风就到，”奶奶齿落舌钝，颇有点不乐意地嘟哝道。“听见不，院门响了！莫不就是他？”

莉扎腾地跳起：

“是他，是他，奶奶！脚步是那样轻快，准是他！”

前庭的门吱扭响了声，一位体态匀称、穿灰短外套、缀银白色纽扣的青年，站立门口。他的一双灰眼睛热情奔放，炯炯有神，淡褐色的头发披散在额头。

“谢廖莎！朋友！终于盼到啦！”他大声嚷着向容光焕发的谢尔盖猛扑过去……

2

谢尔盖为礼貌起见，坐着喝了会茶，终于和萨尼亚来到了绿草葱郁、阳光灿烂的院子里。

“萨尼卡，瞧你这身打扮！啊？都快成了阔少爷啦！”谢尔盖好奇地打量着穿制服短外套和瘦长裤筒的朋友，禁不住喊道。“好一个实科中学学生……很快就毕业啦。”

“可不，明年。”萨尼亚颇感得意地一笑。

“你真行！往后奔哪儿呀？”

“想学法律。你呢？”

“我吗，兄弟，恩人连中专都不肯让上，有两次拒绝发给我学费了……”谢尔盖蹙额道。“顶大当个机械师……眼下

得做工，以后再看……走，咱们最好到河里洗澡去。”

两个朋友孩提时就如胶似漆，形影不离。萨马尔采夫一家原先就住隔壁，用很少的钱租赁了这幢房子的另一半。萨尼卡的母亲在守寡，身边拉扯着四个孩子。七个孩子有时聚集在科斯特里科夫这边屋里玩，有时在萨马尔采夫那边，由母亲轮流着照看。

冬天，孩子们多半坐在壁炉旁或高板床上。女孩拿着自制的洋娃娃玩，男孩则学着用木块建造楼房和城镇。然而一到夏天，他们便可以尽兴地、无拘无束地玩！荡秋千，捉迷藏，跟着大人到树林里去摘野果，采蘑菇。

母亲死后，谢廖莎被送进孤儿院。他非常眷恋萨尼亚，直到后来他们又都上了教堂附设的学校。二人同坐一张课桌学习，每逢星期天就一块坐在溜冰车上溜冰。

两年里，他们情同手足，彼此更加依恋。谢廖莎学习成绩优异，小学毕业时得了奖状，被指定去上市立中学。萨尼亚·萨马尔采夫托舅父的情，到维亚特卡上了实科中学。

这次离别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好朋友久别重逢，彼此都有千言万语要倾吐……

二人从灰尘扑面的小街拐进胡同，打那上了乌尔茹姆卡翠绿陡峭的河岸。他们在一棵老柳树底下找了一块僻静地方，脱下衣服，扑通扎进清澈的河水。

游到河对岸，二人将四肢一摊，扯长身子躺在金黄滚烫的沙地上。

萨尼亚将朋友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一番，眉梢扬了扬

说：

“谢廖莎，你瘦多了。怎么，喀山那儿很苦？”

“不怎么甜。日子实在难熬啊。不过我并不灰心。过惯了。你若是看一眼工人过的日子就好了。”

“什么日子？莫非还要苦？”

“工人们都有家，得养家糊口……学校带领我们去了趟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工厂。那里生产肥皂和蜡烛。窒闷，烤热，恶臭，憋得人喘不过气。可是，人们每天干十二个小时的活，连个节假日都没有。工作既艰苦又不安全。被烧伤、中毒的人很多。然而报酬——少得可怜。”

“厂主是干吗吃的？难道他们没长眼睛？”

“你多幼稚啊，萨尼卡！”谢尔盖用胳膊肘欠起身子。“难道我们乌尔茹姆的富人还少吗？可有谁曾怜悯我们家和你们家？怎么不吭声？啊？诗人涅克拉索夫说得好，富人们都心狠手辣，冷若冰霜。”

“不是富人，而是坐享清福的人，”萨尼亚纠正说，“咱们一起学的，你忘啦？”

“这都一个样！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富人，坐享清福的人，全是一丘之貉！他们自己终日盛宴豪餐，哪管工人的死活……你看这世道公平吗；萨尼卡？”

“假使公平，工人们就不闹罢工了，革命者也就不去刺杀沙皇了。在维亚特卡，一些大学生向我谈到了斯捷潘·哈尔杜林。你听说过吗？”

“听是听说过……”

“他住在维亚特卡。先在手工业作坊当学徒，尔后在彼得堡做细木工。是秘密小组的。他们曾多次领导闹工潮。许多人都下了监狱。于是，他扮作细木工，只身潜进冬宫，炸毁了沙皇就餐的餐厅。”

“有这样的事？沙皇给炸死啦？”

“没有，他没死，他吃饭去迟了。”

“哈尔杜林被抓起来啦？”

“逃掉了。有同志在接应他。他是民意党。”

“英一雄呵！”谢尔盖不胜赞叹地叫道，“你说的，哈尔杜林，斯捷潘……是民意党？我要记住……哦，等等，等等，兄弟，他是跟热利亚博夫一块干的吧？”

“是的。当时营救他的正是热利亚博夫。你打哪得知热利亚博夫的？”

“也是听一位大学生说的。我们寓居在一起……这个热利亚博夫是位真正的英雄好汉！民意党人还把亚历山大二世干掉了。”

“这样啊！呶，我一定寻根刨底，把他们的事迹问个清楚。咱们这里的流放者大概知道的。”

“当然知道。可以问的。你常去他们那儿？”

“那还用说！去年我代数考糊了，秋天要补考，就是他们救的急。他们中间来了位希腊人，彼得堡的大学生——马夫罗马季。他帮我补习的。是马斯洛科维兹大夫介绍我们认识的。”

谢尔盖蓦地站起，

“你给我引见引见好吗?”

“怎么，现在就去?”

“有啥好迟疑的?他们中有人记得我的。不就是你自己拖我上的“诺亚方舟”^①吗?”

“不行啊，谢尔加。他们现在正是吃午饭时间，不大方便。自己少吃没喝的，却挺好客……咱们最好还是晚上去。”

“也好，不过咱们一言为定。”

“我回头去叫你。”

“有人来了!”谢尔盖拽了下朋友的胳膊，“走，咱们再扎一次水去……”

① 旧约神话中所说，大洪水时诺亚为了救他的一家和许多动物而造成的大木船。

第二章 流放者朋友

1

流放者管波尔斯托瓦洛夫斯卡娅街上的大而低矮的房子叫“诺亚方舟”。这幢房子是租赁女商贩祖巴列娃的。

居民们用截然不同的态度来对待这幢房子。一些人怕谋反者，见了这幢房子绕着走，另一些人则相反，表现出好奇心：边从旁边经过，边朝窗口里窥探，甚至停下脚步，倾听里面拉小提琴或唱陌生的歌曲。敢进“方舟”的人屈指可数：有医生、中学教师和律师。

萨马尔采夫家用舅舅借的钱购置了自家的房子后，马上把房子的一半租让给了流放者家属：维拉·尤里耶夫娜，彼得·彼得罗维奇·马斯洛科夫。这是些心地善良的人，非常喜欢孩子，萨尼卡和谢廖什卡常常就在他们家玩。流放者朋友也是马斯洛科夫家的常客。

有一次星期天，当谢廖什卡没有必要急着去孤儿院时，他和萨尼卡坐在马斯洛科夫家里浏览《田地》杂志。